

父亲的精明

□张少森

我的父亲,是一位大字不识几个的农民。

打记事起,父亲就不曾是我心目中的英雄。因为每日里的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,他给我的印象总是,一身沾满尘土、皱巴巴的衣裳,一头过早斑白、乱蓬蓬的头发,一张黝黑的、胡茬总也刮不净的脸,一双又短又粗、长满老茧的大手。平日里即便他难得有闲暇陪我玩耍,但被他那满是老茧的手抓着,我也是浑身的不自在。

日头在不知不觉中悄无声息地溜走,我也以时好时坏、中不溜秋的成绩进入初中。离开了父亲的视线,我更像一只未曾被驯服过的野马驹,除了体育、劳动课的成绩在班级中遥遥领先,其他的主科课程成绩大都惨不忍睹,不时会亮起一两盏红灯。

高中升学考试,我落了榜,悄无声息地进了家。父亲晚上从田间进门,瞥了一眼坐在灶边垂头丧气的我,没有说一句话。转身出门时,我感受到了他那一声长长的叹息。

落榜后的暑期生活波澜不惊。那段日子里,父亲偶尔也会放下农活出去一两天,好在他平日里待在地里的时间比家里多,我也懒得去问他去了何方干了什么。就这样拖拖沓沓地帮着父母干着一些家务,转眼间暑期已结束,原本一起上学的小伙伴大多到学校报到,步入新的学习阶段。

应该是秋学期上学后的第一个星期天,记得那天天刚麻麻亮,估计也就是4点半左右,正在熟睡中的我被父亲叫醒。揉着惺忪的双眼,我伸了个懒腰,因为我知道,我别无选择,只是默默地接过父亲递过来的镰刀,一声不吭跟在他身后出了家门,深一脚浅一脚地向自家责任田走去。此时,启明星仍高高的在头顶上闪耀。

到了责任田方知,当天的任务是与父亲一起收割黄豆。因为田里的豆荚都已枯黄,如果等太阳升高、气温上来再割,豆荚就容易炸裂,造成大量浪费。所以,一定要趁着早晨豆荚上还挂着露水时,把豆秆割下来捆扎好,再运到场头摊晒、捶打。

带着一股不服输的傲气,我闷头与父亲从田头往田尾割。起初,我和父亲的距离还

能保持着一致,可割着割着,在不知不觉中父亲已超出我半截田。见我拉得太远,父亲的动作明显慢了一点点;有时,他还会放下镰刀,把我和他割下的豆秆捆扎好,再一趟一趟挑到田头堆放起来,便于搬运;等我基本赶上时,他则又埋头劳作起来。就这样,一个在前面割,一个在后面赶,一直干到太阳早爬过了树梢,晌午的气温升高到汗滴到土里冒出白烟方才歇手。这时的我早已是精疲力竭,嗓子冒烟,手臂发麻,手掌出泡了。

下午,在我还没有缓过劲来的时候,劳动又继续进行。因为我深知,作为一个农民的后代,如果不能通过升学或参军改变自己命运,面临着只有是接过父辈手里的农活。

就这么不声不响连轴干了三天,我手掌上的血泡破得都流出脓水。母亲心疼我,悄悄地帮我上药包纱布,并叮嘱我向父亲低头,找一些轻点的活做做。可天生传承父亲犟脾气的我,情愿在身体、气力上多受点折磨,也不愿向父亲认错。

三日后晚饭结束,父亲叫住了正准备上床的我。在双方沉默了大约两根烟的工夫,父亲开了口:“二子,我想来想去,看看你还是去复读一年吧!要不,这一辈子也会跟我一样,真就丢在田里了”。望着父亲带着期盼的眼神,再低头看看那渗着血水裹着纱布的手,我的心激灵了一下,一丝愧疚掠过。

复读的日子,说快也快,说慢也慢。一年之中,我都在用割豆子时的心气在拼。再次中考,我较为顺利地进入县中。县中三年,每当稍有懈怠,父亲那关切希冀的眼神立马便会出现眼前;每当遇到挫折,那痛彻心扉但仍需用力割豆的情形时刻警醒我,务必要坚持……那一刻,我突然之间大彻大悟,什么叫“大爱无言”。

父亲,大字不识几个的父亲,大道理说不出个所以然的父亲,不知不觉中在他那宽厚仁慈、与世无争,默默地教育和影响着我;在用他的潜移默化,静静地引导和成就着我。这是我一生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的宝贵财富;这也是他一生真正的精明。

爱就问问她

□陈卫中

一个周末,我买菜又遇到了那对老人。

爷爷停好轮椅,走进一个卖蔬菜的门面。他又来来回回地跑,一遍遍地问。爷爷低头挑菜的时候,我有意接近他,并和他聊了一会,以期解开心中的疑问。

“她一辈子做老师,一生都站在三尺讲台上,以前工作忙啊,家务事很少问,买菜做饭基本是我全包。我支持她,也没有怨言,一辈子也就这样过来了。”爷爷挑好菜,向奶奶示意下,奶奶点了点头,爷爷把菜给摊主结账。

“前年,她腿出了毛病,到大医院也没能看好,现在行走不便,只好坐轮椅。行动不便的人,心情就会变得急躁。一开始又急又烦,现在已经好多了。我不厌其烦地问她,向她征求意见,只是想让她知道,她还是被丈夫和家庭需要的,是被爱着的人,是生活的积极参与者。”爷爷继续说。

爷爷的用心,奶奶的幸福,就在这一问一答、一扬手一点头中。目送爷爷奶奶慢慢走远,消失在人群中,我心中的敬意油然而生。

买菜的时候,常见到一对老年夫妇,七十多岁的样子。奶奶坐在轮椅上,爷爷推着轮椅,轮椅的扶手上常挂着一两只布袋。爷爷推着轮椅走得很慢,爷爷和奶奶也慢慢地说着话。

引起我注意的是,爷爷的买菜过程非常的特别。他走进一家菜摊前,总是先问奶奶要买什么。爷爷问好价后,向奶奶报个价,得到奶奶点头,才开始挑菜。爷爷挑菜时,拿点样品回到轮椅前,征求奶奶意见,奶奶同意后,再返回挑选。等挑选差不多时,又向轮椅上的奶奶扬手示意。奶奶又点了下头,一笔生意才终于做成了。

爷爷就像以前店里的小二,不厌其烦,来来回回地跑、一遍遍地问。奶奶俨然小二的老板,只有她才能做最终的决定。倘若奶奶有一点犹豫,爷爷就立即中止挑菜,推着轮椅继续前行。

真是想不通,难道这位爷爷真的不会买菜,真的分不清菜是否新鲜,真的不知道炒一份菜要多少的量,真的不知道菜的价格?那位奶奶曾经做过厨师,曾经做过菜的买卖?

晒太阳

□孙笑平

“阳”在哪里不能“晒”呀!

就说说阜宁吧。阜宁老百姓都懂得晒太阳养生的道理,许多老年人早早地在商场的大玻璃橱窗的基座上占了一个座位。这个位置很好,前胸有阳光普照,背部有玻璃反光。全身都置于“日光浴”之下,不用转身了。暖暖地、美美地,过了八十奔九十,过了九十奔一百。不信,你查一下,那些百岁老人养生的秘诀,其有一条便是“晒太阳”呢!

老百姓休闲的方式,北方城市泡茶馆,南方城市喝咖啡,那么乡村人呢?

乡村人无茶可泡、无咖啡可喝,只有更廉价更实惠的休闲方式——晒太阳。

别看晒太阳简单,那可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方式。

传说宋代有一个寒酸文人,他喜欢晒太阳。他家里穷,没有“暖裘华裳”,一年四季,麻衫布衣。到了冬天,便以“晒太阳”取暖,“一日十曝”,结果他比那些有钱文人长得更强壮。于是,他便把“晒太阳”的养生心得写了一本书献给了君王。

“晒太阳”也是有讲究的,先晒正面,再晒背部。再晒腿脚。舒筋通脉、祛寒暖身、补血益气、调理阴阳。

现代人更有新招,把“晒太阳”美其名曰“日光浴”。把镜头拉向海边沙滩,其实,“晒太

